DOI:10.15926/j.cnki.hkdsk.2002.04.002
第20卷第4期 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0 No.4
2002年12月 JOURNAL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Dec. 2002

唐代洛阳女性的装束及其流行的外部条件

吴建华 张明
(洛阳古代艺术馆,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唐代洛阳女性服式的流行时俗主要体现在开放风气作用下着装观念的更新、在胡乐胡舞浸染下的"胡服"表现和传统服式的薄露透以及花色、形制的多元化。

关键词: 唐代;洛阳;服装时俗;女性装束
中图分类号:K892.23(261)LY=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04(2002)04-0013-04

流行服式承载着某一历史阶段服饰流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作为一种时俗,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周期,诚如仲富兰先生所说:"社会前进的步伐越快,时俗变化的周期越短,其更新的形式越多,内容也就越丰富。"唐代长安、洛阳两京发达的科技、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又是服式演变、时俗流行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真正推动唐代两京女性服式习俗变革的原因,还是李唐帝国与东西方的文化、经济、艺术交流。随着这种交流规模的日益扩大,两京女性传统服式在胡乐、胡舞的浸染下,与异族服式互相吸收融合,形成了不倡而行、官禁不断的衣俗嬗变的流行大势。

一、开放风气促进了两京女性着装观念的更新

唐代我国与外部交流规模空前。鲁迅先生说:"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1](《坟·看镜有感》)李唐帝国的空前强盛与民族自信心交融在一起,展示出华夏民族的博大襟怀,开启了一代开放风气。

贞观末期,唐太宗解除了西突厥对唐朝的军事威胁,疏通了河西走廊至回鹘并由此延伸到婆罗门、大食、波斯、亚梅[2](P320)等国的文化、商旅通道——丝绸之路,大批胡商沿着这条古道云集长安、洛阳两京,朝廷也在两京设立鸿胪寺、四方馆等机构,"以领四方蕃客"。

当时在两京行商的胡人达数千之众,他们有的贩运丝绸织绣、珠宝文物,有的开设香行、酒肆,有的以立祠传教为幌子做着投机商人的勾当,如婆罗门僧惠范就"殖货江剑",[3](《旧唐书·外戚传》)其家财居数十万贯。随着商贸的发展,各种域外艺术也通过各种交流媒介进入两京,胡乐、胡舞、杂技等是域外艺术的代表。唐太子李承乾居东宫时,"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李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建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4](《新唐书·常山王传》)太平公主夫武延秀曾出使胡族,归朝后学胡语、歌胡曲、舞胡旋以为戏乐。此类尚胡风气,影响、助长了宫人的开放意识,并波及市井,对两京女性服装开放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旧唐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幂䍦原为吐谷浑族的一种服式,北朝后期传入中原,隋代宫中"多参戎狄"之制即含此式,它是后世披风的滥觞,唐初作为宫女、王公婢女的一种常服。虽然幂䍦为少数民族之服,但它"全身障蔽"的衣制却与华夏族的传统观念暗合。贞观末至永徽初,宫人始着一种垂网至胸、貌似斗篷的帷帽,虽然也是泊来之物,但"若隐若现垂网中"的女性已向"全

收稿日期: 2002-03-11
作者简介: 吴建华(1957—),男,河南洛阳人,馆员。

身障蔽"的观念发起了挑战。"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勅禁断。初闻渐息,旋又仍旧。"[5](《旧唐书·舆服志》)因为帷帽盛行,且帽裙浅露,禁而不止,朝廷认为:"不依格令",有伤教化,故唐高宗于咸亨二年下勅:"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羃。会不乘车,别作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5](《旧唐书·舆服志》)唐高宗对两京士女服式开放已"浸成风俗"的事实,虽责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但因"递相仿效",传统观念无从拘束,所以表示出难以止息的无奈。

"开元初,从驾官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宫女衣襕衫,少妇著丈夫靴衫,是唐代女着男装时俗的表现形式,他们把传统的右衽广袖交领袍翻然改制为窄袖、束腰的圆领袍式,头束男性"平头小样巾"或"武家诸王样"巾,[5](《旧唐书·舆服志》)轻便的锦靴、线鞋替代了笨重的高头履。有的士女头戴胡帽,身穿圆领束腰袍服,脚着高丽"乌皮六合靴",这种将东西方靴帽与中国传统服式杂揉一身的装束,从观念上讲,为两京女性衣胡服和服式的多元化提供了积极的审美过渡;从衣制上讲,它又是改制后有保留的符合审美要求的生活便装,是介于中国传统服式与胡服之间的过渡性装束。

从"全身障蔽"的幂羃到"拖裙至颈"的帷帽,两京女性服式上的开放之风已初见端睨;从"靓妆露面"到"露髻驰骋",宫闱和王公之家女性不仅是开放风气的先行者,也是服式观念更新的推动者;从"女着男装"到"女衣胡服"及盛唐服式多元化态势的形成,两京女性最终完成了衣俗嬗变过程,开放性的流行时俗已成为官禁不断的流行趋势。这种开放的衣俗是在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之所以能够风靡初唐、盛唐、中唐三个历史阶段,除了社交、生活、休闲等方面的便利外,还为两京不同阶层女性提供了服式上的新奇和美感。

二、胡乐胡舞的浸染与两京女性服式的胡化

李唐王朝开放风气的形成,离不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异族他邦的风俗随着各种交流媒介渗透进皇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胡乐"、"胡舞"、"胡服"对两京的浸染最广泛。

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鼓舞斗志的传统劲舞已不再为统治者所看重,龟兹、西凉、高昌等少数民族乐舞与传统乐舞互相借鉴、吸收、融合,成为新型的宫廷乐舞。延载元年(公元 694 年),"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其实胡伎入宫献技是助兴表演,最早在宫城大衢表演的"胡舞"是来自天竺的"泼寒胡戏",也称"乞寒泼胡"。武则天临朝,在洛阳端门城楼下大陈百戏,其中就有泼寒胡戏,长孙无忌依此舞帽式改制成生活便帽,名曰"浑脱帽",在洛阳流行一时。开元初,泼寒胡戏被禁止,代之而起的是域外的"胡腾"、"柘枝"、"胡旋"等舞,这股强劲的域外之风席卷两京。王建《凉州行》中所描述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反映了"歌才杂用胡夷里巷之曲",[5](《旧唐书、音乐志》),从宫廷到里巷竞相"尚胡",此风之盛,前所未有。浓厚的尚胡氛围,为胡伎、胡婢提供了合适的流寓环境,而王公官吏、富豪文人也以家蓄胡伎为荣,一些遗老勋将也以此举为风雅。每当夜幕降临,高门广第便"丝竹并奏",听胡伎之歌,观"团转"之舞,为了夸异炫奇,还"重门洞开",听任"比邻之家"、"里巷匹庶"观赏。除了胡伎和胡族婢女之外,在两京行商的胡人也用"胡姬"招徕生意。不论是从事歌舞的胡伎,还是当垆的胡姬,还是被役使的婢女,都保留着本民族的服装,于不自觉之中充当了胡服模特。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说明两京闺媛少妇竞著胡服的流行时俗与胡族歌舞伎服式的直接浸染是分不开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5](《旧唐书,音乐志》)

"胡服"是中原人对西域民族服装的泛指,它是由帽、衫、裙(或裤)、靴构成并附有佩巾、佩刀等饰物的世俗化套装。西安、洛阳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不仅佐证了正史、稗乘关于女衣胡服的记载,也印证了唐诗中有关胡服形制的描述。元稹《法曲》:"织成蕃帽虚顶尖",指的是一种织成的卷檐尖顶胡帽,有红檐蓝帽、绿檐蓝帽、绿檐红帽,这原是胡族男性的生活帽式,开元之后,两京女性对此帽的檐、顶的颜色进行间色,并附有插花装饰,使之更符合女性的审美要求。无檐胡帽是更为普及的帽式,它也来自胡舞。王建《宫词》中有"未着柘枝花帽子","帽转金铃雪面迴"的描述,可见这种无檐花帽来自柘枝舞,并饰有金铃,但生活中尚未

见到金铃之饰记述。还有一种饰有珠玉的胡帽，当时称之为“珠帽”。上述胡帽是两京女性帽制的主要形式。

胡衫是一种圆领或桃形领窄袖上衣，舞衣袖长，生活装袖短，白、红、蓝、绿、紫色居多，舞时配裙，生活装多配裤，上下衣色调搭配，颇富中国传统意味：白衫多配红裙、蓝裙、绿裙，或红绿相间、红白相间的条纹小口裤；绿衫配红裙、白裙或红白相间、蓝白相间的条纹小口裤；蓝紫色衫多以红白间色。胡服颜色的搭配也透出两京女性的传统审美情趣。

胡靴有皮质和锦质之分。皮质有高筒尖头靴和半高筒尖头靴，多为牛羊皮质。锦靴有绣花尖头锦靴，有云头锦靴。天宝末又大量出现云头锦鞋和绣花线鞋，虽然高宗、武后时期也有这种鞋式，但仅为上流社会女性穿着，天宝末已成为普及鞋式，这使得胡服逐步与传统合拍，更生活化。

沈括《梦溪笔谈》中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衣胡服。”沈氏断语不符合实际。北齐以来，北方诸朝官服参有夷族服式是事实，但不是主流，且仅限于官服，对下层民众的服装观念没有什么影响。况且隋代之前兵燹不断，经济不振，人民处于乱世，能够苟全性命足以额手庆幸，何敢奢望服式之美！开元时期，政治祥和安定，经济颇为富足，人们追求衣食之美则是情理之中的事。经济基础的雄厚，商业市场的繁荣，为社会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消费物品，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并促使新观念的萌发，而观念的更新又推动着时俗演变和流行。胡服从最初的进入宫廷，到两京女性服饰的全面胡化，虽然有一个必然的渐进过程，但在政治开明、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形成的开放风气中，便于生活、交往而又富有奇异美感的胡服得到两京女性的青睐，则是胡服风靡京城的必然结果。

三、女性服式的薄露透和衣裙花色的多元化

开元时期的升平景象主要体现在政治开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足发展方面。经济的繁荣为纺织业注入了活力，棉织、丝织、麻织、毛织等纺织品类行业获得空前发展，充实丰富了全国的商业市场。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域商贸交流的枢纽，洛阳是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商贸地位使得两京商业繁荣，市肆连甍，不仅有六大官办商业市场，还有遍布街坊里巷的私营帛铺和织染作坊，仅洛阳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6]（《河南志·京城门坊街巷古迹》）长安东市有肆数千家。这些官办商业市场和私营铺肆为不同阶层人士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尤其为两京女性提供了充足的衣料。

为了迎合两京女性的消费心理，各种衣料更加注重季节性和表现效果。衣料的薄和透是两京女性开放观念的新走向。王建《秋千词》中有“身轻裙薄易生力”，元稹《会真诗三十韵》的“忆得双纹衫子薄”等诗句道出了京城士女衣衫质地和实用功能。敦煌曲子中有“绮罗纤缕现肌肤”，“薄罗衫子掩酥胸”，“缓带盘金缕，轻裙透碧罗”，这种“薄罗衫子薄罗裙”的描写，不仅是薄如蝉翼的纳凉夏装，还是女性炫耀春肌和胴体线条的借物。衣裙本身就是对传统“障蔽”观念的悖逆，与“靓妆露面”的大胆相比，又向女性表现自我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逐步成熟的开放意识为新时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天宝时期，两京兴起“袒胸裙”热。袒胸裙有方领式袒胸、圆领式袒胸和双桃领式袒胸，有白、绿、紫、淡绿、红赭色。此袒胸衫式自宫中兴起，原为西域少数民族的舞衣，电视剧《唐明皇》中杨玉环所著袒胸之式并非虚构。宫中舞女、王公家婢的影响促使了更多女性的着穿，应该说是舞女带动了袒胸之风。从“薄罗衫子掩酥胸”，到“粉胸半掩凝晴雪”，女性摆脱了传统禁忌，崇尚体态丰满，大胆追求形体表现和服式美感，在薄透衣衫还不能尽情施放表现欲望时，又推出袒胸衣衫，展示自己裸露得体的肌肤之美，这是两京女性对传统观念的勇敢跨越。

与袒胸裙同时风行的还有一种流行最普遍、最为中下层女性所青睐的生活套裙，既讲究衣料质地，又强调衫与裙的花色搭配，是最有流行价值的时装。此种套裙在唐墓出土的壁画、唐歌舞俑、士女俑可与唐人诗句互证，戎昱《无题》中有多处描写，如“翡翠黄金镂，绣成歌舞衣”，“吹箫饮酒醉，结绶金丝裙”，“轻罗金缕花葱笼”，“宝钿香蛾翡翠裙”等，这是用金线作绣、结缀翡翠的衫裙。元稹《白衣裳》中有“藕丝衫子柳花裙”之句，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中所描写的“黄罗衫子黄泥裙”、“肉丝衫子石榴裙”、“紫罗衫子郁金裙”、“黄细裙”、“簇蝶裙”、“隐花裙”等，属于织锦、提花、印染裙衫有六破、十二破，裙式之多，花色之

繁,非前代可比。穿着这类套裙多配披帛,或黄、或紫,或蓝,或红,真是莲步百媚,妖娆万种。两京女性的裙式不仅是流行时俗的载体,也是女性追求美,表现自我心态的体现。

文明的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服装,往往融和谐、美观、悦目和实惠于一体,赢得了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方得以流行。唐代两京女性服式行变的主观因素是服装观念的更新。正是这种观念的更新,才有了服式上的艺术创新,才塑造了唐代女性个性化的美的社会形象。两京女性服式的变革和时俗的流行,不是人为的力量推行的,也不是人为约束可以制止的。连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奈何不得,足见时俗的力量之大、辐射之广、浸染之深、流行之劲。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4卷)[Z].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河南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Luoyang Woman's Dressing Styl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its Popularity

WU Jian-hua, ZHANG Ming
(*Luoyang Ancient Art Museum*, *Luoyang Henan* 471023, *China*)

Abstract: Luoyang woman's dressing styl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s mainly shown in the renewing of dressing ide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s culture ("Hu" refer to ancient minorities living in the north and the west of China) and the diversified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style.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Luoyang; dressing style; woman's dress

(上接第 12 页)

Research into the Epitaph of the ZHENG Ju-zhong Couple in the Tang Dynasty

ZHAO Zhen-hua
(*Luoyang Ancient Art Museum*, *Luoyang Henan* 471023, *China*)

Abstract: The epitaph records the events that ZHENG Ju-zhong had experienced in his life, the upper officials whom he had got acquainted, and his wife, lady CUI, and his children's parents-in law. ZHENG Ju-zhong entered the temple to study Taoism when he was young. And in his later years, he visited Wangwu Mountain, Songshan Mountain and Shaolinsi temple and died in a temple as well. His experiences become a story in "The Book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which the epitaph is the material.

Key words: Tang Dynasty; ZHENG Ju-zhong; Taoism; epitaph